

妇女职业问题

婦女職業問題

一 問題之由來

在開始研究婦女職業問題以前，我們應該認定以下兩件事：

第一，婦女的職業生活，在古時亦曾有！

第二，婦女的職業問題，到近代才發生！

爲什麼說婦女的職業生活在古時就有呢？我們可以先答一句：

惟其是古時，婦女才有職業生活。換句話說，惟其到近代，婦女才發生職業問題，這話等我細講。在原始時代，男女大體是分工的：即男子從事漁獵，及戰鬪；婦女從事殖產，及生育。這時的婦女，是一個完全而能幹的生產者：如農，桑，庖厨，陶器，編物，剝獸皮，修理

船隻，紡，織，染物，等。又如動物的馴養，家屋的建築，醫藥的發明，等。總而言之，這時的婦女，一方是必要物品的生產者，一方是平和事業的建設者！我叫他做婦女的黃金時代！但是時世變遷，從漁獵而進到牧畜，由牧畜所得的財富漸次歸到從事牧畜的男子手裏，於是婦女的職業範圍，自然漸次縮小。不過婦女的主要生產，還未被男子盡行奪去，所以我叫此期爲婦女的白銀時代！後來又從牧畜進到農耕，男子隨着時代的進化，早已丟下弓矢，放下網罟，來執鋤頭，竟把農業認做男子專有的職業。不僅如此，凡主要的生產事業，沒有不爲男子所侵佔的。即使婦女也從事於此，亦不過是男子的補助者罷了，那裏比得上從前的地位！到這時候，婦女的活動，不幸縮到一個極可憐的範圍，這就是家事與育兒。而爲家事與

育兒所限制的婦女的經濟力，自然漸次不能與男子相敵，因為男子隨着產業的發達，所生產所佔有的財富也越增加；反之，婦女通通變成了一個無產者。不止如是，婦女不幸，簡直做了男子的奴隸！然而在當時，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實權，還沒有完完全全歸到男子的手裏，也有一些地方，婦女還把持主要的生產，生產的結果還是歸婦女自有；又有一些地方，婦女由幫人，理髮，寫字，裁縫，唱歌，舞蹈等特殊勞動而維持生活的，亦屬不少；但究竟是一個例外。所以我叫這時期是婦女的青銅時代！男子既佔了上風，不僅把異性的婦女當作奴隸，而男子與男子間，又因爭耕地，爭財產而發生戰爭，因戰爭而獲奴隸，因利用奴隸的無償勞動而生產剩餘之富，又因有奴隸與剩餘之富而發生私有財產和遺產制度，於是萬事萬物一以男子為中心。

婦女遂無地位之可言！這種現象，一直傳到今日。我叫他做婦女的黑鐵時代！這是婦女在我們人類歷史上的進化程序。照此看來，婦女越在古代，她們的職業生活，越是主要，越是高貴，越是廣大，越到近代，她們的活動範圍，越是從屬，越是低下，越是縮小！那嗎婦女的職業生活，豈不是明明在古時就有了嗎！不僅有了，職業生活，反是當時婦女的主要勞動，唯一的生產方法。所以我說，惟其是古時，婦女才有職業生活。進一層說，惟其在古時，婦女的職業生活，才是她們能夠獨立不靠男子——甚至於男子要靠她們——的保鏢！

爲什麼說婦女的職業問題到近代才發生呢？我們從前面所說，

知道古時的婦女，的而且確的有職業生活，可是時代推移，自從婦女

爲家事與育兒所限制，變成了男子的服從者以後，這長久的期間，婦女們殆無職業生活之可言。家事與育兒，在某種意義上固然可以算

爲職業生活之一種，但是我們要知道，婦女的育兒與管理家事，並不是他們老早就願意幹的，乃是男子握了經濟上社會上的實力的結果；簡直可以說，乃是男子強迫她們幹這些勾當的！這話並不是我杜造

，我們可以反證得出。

如果婦女是老早就願意幹育兒與家事這些勾

當，那嗎，爲什麼在原始時代，婦女的主要職業却並不在此呢？況

進一層論，家事與育兒，在另一種意義上，尤其對於婦女的自身，不能算做一種專門的職業生活。除非我們社會上有一種人專司兒童養

育的事，那嗎，這種育兒事業或者由普遍的而變爲專門的；否則我們決不能說育兒是婦女的天職，尤其不能說育兒是婦女的惟一的職業生

活。因爲職業生活，照現在的意義講來，是一種繼續的營利行爲的勞動。比如打剪刀的，如北京菜市口的『王麻子』，幾百年來就是這種職業，幾百年來就是靠着打剪刀賺錢，吃飯。照此講來，有人必問道，婦女不也是因爲以育兒和家事爲天職才能生存於社會嗎？這句話有兩重誤點。第一，他根本不懂得職業生活的意義，簡直把職業生活當做寄生生活。第二，他根本誤會了男女分工的意義，簡直把男女分工當做弱肉強食。從第一說，譬如『王麻子』一家打剪刀，由打剪刀而得來的生活，確是一種獨立的職業生活，一種繼續的營利行爲的勞動；反之，婦女在家庭中的生活，十有九是靠着男子，是一種寄生的生活，非獨立的生活，而且育兒和家事也不是一種營利行爲的勞動，不過是一種日常的普通生活罷了。從第二說，自從婦女的

主要生產事業完全被男子侵佔後，婦女殆無正當工作之可言；即有正當的工作，也不過是男子的補助者，附屬者，並不是爲她們的工作而工作！譬如育兒和家事，婦女們爲此，並不是因爲這事可以供給她們的生活，固然中國的舊式婦女有許多是靠着兒子養老的，但是她們不得不育兒和家事的動機，完全是做丈夫的內助，或者是替丈夫做他們丈夫不願意做的那些瑣事——無意識的事。徹底的說，不過爲維持和延續所謂男系的家庭！而男女分工的真意義，決不在只准婦女育兒和管家這個單純而武斷的理論上。有一些工作，宜於男子；有一些工作，適於婦女：這就是男女要分工的理由。試問婦女除掉育兒和家事外，就不能幹別的事情嗎？我想，無論何人都不敢這樣斷定，除非他是男子中心主義者，或者是瘋子。照此看來，育兒和家事既

不是婦女應該有的天職，爲什麼偏偏把他囚在一個無聊的家庭裏面呢？爲什麼男子不在家庭裏育兒和管理家事呢？退一步說，即使育

兒和家事是婦女的職業生活，爲什麼這以外的事就不是婦女的職業生活呢？男子可以當銀行員，婦女就不可以嗎？男子可以趕馬車，

那坐在馬車裏的太太們，難道就不可以趕馬車嗎？因爲以上這些理

由，婦女的職業生活，不獨爲必要，而且一天緊迫一天，這就是婦女職業問題的由來了。但是現在仍有一般被男子中心主義所迷惑的，

說婦女不應該有育兒和家事以外的職業生活，這話本不奇怪，然而也不可不一研究他；並且我們對於一種反對的論調，必須先把他的理論駁倒，然後才有實行上的可能；所以我們不妨虛心下氣，研究對於婦女職業問題的兩派學說，和與此有密切關係的學說，接着就是我個人

的批評：——不敢說是批評，只能說是管見。

二 相反的兩說

一個學說，假使沒有正反兩方面，或是贊成和反對兩方面，他決不會變成爭論的問題。譬如我歡喜研究的家庭問題，假使沒有一派舊想想的人拚命的要保存什麼禮教，我們也決不會提唱家庭革命，而中國的家族制度也決不會發生什麼問題。婦女職業問題也是這樣。

倘若全世界的人都承認婦女應該有和男子同等的職業生活，那嗎婦女的職業早已不成問題了。惟其有人去來反對，又加上前此長期間婦女的服從，現在忽然又有人去來提唱婦女職業，這一正一反，自然而然的就變成了問題的交叉點。

我現在先介紹反的方面的學說，即反對婦女職業生活的學說。

這派的代表，是美國的塔白耳女士。（Ida. W. Tarbell）她是一個家庭的崇拜者。她主張婦女的主要任務，即在養育兒童和管帶家政。她說：

「各種工業的職業上固多成功的婦女，然此不得說是偉大的婦女。所謂偉大的婦女，必能了解犧牲的精神，且能豫言將來的情形，指示後進的途徑。婦女在事務的及職業的生活各條件上，實在是不自然，就像甲冑束縛她們的身體。所以往往因事務及職業生活的成功，以致抑制婦女天性中最強大的婦女和男子區別之力，即所謂情緒之力。然則婦女從事職業的生活，只是害了她們的天性而已，於實際上一點益處沒有。」凡婦女在職業界中不得為第一流人物的根本原因，就在這裏。1（請看她做的“Ways of

Woman's [婦道] (書)

塔白耳女士主張的主要點有二：

第一、她主張婦女不適於職業生活，而適於家庭生活即養育兒童。第二，她重視婦女之『性』，以爲在自己之性的領域內最能發揮自己。

就前者說，她所說的偉大的婦女，即在不以職業生活爲生活而從事於家庭生活的婦女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所謂偉大的婦女，不外養育兒童和管理家政。除此以外，不獨與婦女的自身無關，並且通通是戕害婦女的毒物。世間惟有家庭的婦女，才是正當生活的婦女；而婦女惟其在家庭，才能完全發揮婦女本來的性質。

就後者說，她以爲婦女有其本來之性，和男子的性完全不同。

婦女的性，推她上面所說的意思，乃在能夠了解爲家庭而犧牲的精神，乃在能夠把家庭中所有一切的傳說和家風傳給她的子女。除此以外，婦女之性不能發揮，即發揮亦不能盡量。所以婦女要在自己的性的領域內，才能盡量發揮自己。

這是塔白耳女士學說的主要點。

我們再看正的方面的學說，即贊成婦女職業生活的學說。

這派的代表，是美國的紀爾曼夫人。(Mrs. Gilman) 她於一九〇六年著婦女與經濟(Women and Economics)一書，暢論婦女職業生活的必要，一時惹出各方面的同情和反感。她說：

「今日關於男女的性的區別，無論對於個人，對於種族，皆能極端阻害他們的進步和發達。我們如果把性來極端的分別，那嗎，」

在他本來目的的種族保存的過程上，必致釀出許多不適宜的狀態。
• 換句話說，即不啻對於男女相互之性的特質表示一種病的程度。其結果，最易引導男女陷於一種直接有害父性及母性的沈溺狀態。」

又說：

「論者每謂婦女的天性有情緒力，而無經濟獨立之能力，所以婦女只能做家庭以內的人。家庭以外的職業及工作，婦女的能力與男子大相懸殊。這實在是一個誤解。因為婦女不得（並非不能）發揮其能力之狀態，現已漸次消滅，今後若與以相當的機會，那嗎，婦女在家庭以外的職業領域，她們能力的程度，未必不及男子；並且在家庭以外的職業中，或者還有許多更適於婦女

而。不。適。於。男。子。……婦女做商人，做新聞記者，做優伶，乃至做官吏，與男子本來就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。好像母獅子追野獸

與公獅子追野獸一樣，沒有什麼差別。如果一定要說男女兩性間有差別，那嗎，我們可以說，兩者類似之點當占九分九釐，不同之點僅一釐而已！」

又說：

「婦女之做奴隸者，或婦女受男子的憐憫而生存者，決不能和富有遠大而健全的理想的男子傳善良的種族。必脫離這種奴隸和寄生關係，然後才能免去那些惡影響。這樣看來，婦女本是一個適於職業的生活的人。將來人類的進化怎樣，只看婦女是否真不適於職業，便知。」

紀爾曼夫人主張的主要點有三：

第一，她以爲區分男女之性的特質，適足釀成人類的惡結果。
第二，她以爲職業生活非常適於婦女，並且有些只適於婦女。
第三，她以爲婦女要脫離奴隸和寄生關係，只有靠經濟獨立。

現在就第一說。

紀爾曼夫人並不是不承認男女間絕對沒有性的

區別，但這種性的區別，乃是本質的問題，而非程度的問題。質而

言之，兩性的區別，決不是不可的問題，乃是能不能的問題。譬

如當奶媽，只有婦女能夠，但是如果男子也有奶子，豈不是一樣的可

以當奶公嗎？但是男女在根本上，雖有性的區別，然而我們不宜明

目張膽的把他區分，因爲區分兩性『必致釀出許多不適宜的狀態』！

譬如男女社交，在今日的中國，往往有由朋友關係變到夫婦關係的，

我們姑不問他是否出於正當的友愛，試一考察這種變化的究竟原因，就可以知道他們成爲夫婦的關係，確是受了性的區別的指使。爲什麼呢？因爲男的或女的，當社交公開的時候，往往不把他們的對手當做一個全人，只以男性女性看待。具體的說，就是他們不把結交的對手方看做純粹的朋友，而當做未來的夫或妻！自有這種性的區別橫亘在胸後，男女社交自然就會發生許多被人訾議的問題。如果各人都能打破這種性的區分的觀念，男女社交，終其身爲純粹的友情，或從濃摯的友情而不知不覺的趨於純潔的戀愛，這件事何等高尙！

紀爾曼夫人早有見於此，所以她勸人不要把性的區別太看重，一看重就會釀成人類的惡結果！

再就第二說。

紀爾曼夫人極力反對婦女只是家庭以內的人，而